

弘明集卷第五

兵一

梁 釋 僧祐 述

羅君章更生論

鄭道子神不滅論

遠法師沙門不敬王者論五篇

遠法師沙門袒服論何鎮南一難并答

遠法師答桓玄明報應論

遠法師三報論

羅君章更生論

善哉向生之言曰天者何萬物之總名人者何天中之一物因此以談今萬物有數而天地無窮然則無窮之變未始出於萬物萬物不更生則天地有終矣天地不為有終則更生可知矣尋諸舊論亦云萬兆懸定羣生代謝聖人作易已備其極窮神知化窮理盡性

苟神可窮有形者不得無數是則人物有定數彼我有成分有不可滅而為無彼不得化而為我聚散隱顯環轉於無窮之塗賢愚壽夭還復其物自然貫次毫分不差與運泯復不誠不知遐哉邈乎其道冥矣天地雖大渾而不亂萬物雖眾區已別矣各自其本祖宗有序本支百世不失其舊又神之與質自然之偶也偶有離合死生之變也質有聚散往復之勢也人物變化各有其往往有本分故復有常物散雖混淆聚不可亂其往彌遠故其復彌近又神質冥期符契自合世皆悲合之必離而莫慰離之必合皆知聚之必散而莫識散之必聚未之思也豈遠乎若者凡今生之生為即昔生生之故事即故事於體無所厝其意與已冥終不自覺孰云覺之哉今

談者徒知向我非今而不知今我故昔我耳
達觀者所以齊死生亦云死生爲寤寐誠哉
是言

孫長沙安國與羅君章書

省更生論括囊變化窮尋聚散思理既佳又

兵一

二

指味辭致亦快是好論也然吾意猶有同異
以今萬物化爲異形者不可勝數應理不失
但隱顯有年載然今萬化猶應多少有還得
形者無緣盡當須冥遠耳目不復開逐然後
乃復其本也吾謂形既粉散知亦如之紛錯
混淆化爲異物他物各失其舊非復昔日此
有情者所以悲歎若然則足下未可孤以自
慰也

羅君章答孫安國

獲書文略旨辭理亦兼情雖欣清酬未喻乃

懷區區不已請尋前本本亦不謂物都不化
但化者各自得其所化頽者亦不失其舊體
孰主陶是載混載判言然之至分而不可亂
也如此豈徒一更而已哉將與無窮而長更
矣終而復始其數歷然未能知今安能知更
蓋積悲忘言諮求所通豈云唯慰聊以寄散
而已矣

鄭道子神不滅論

多以形神同滅照識俱盡夫所以然其可言
乎十世既以周孔爲極矣仁義禮教先結其

兵一

三

心神明之本絕而莫言故感之所體自形已
還佛唱至言悠悠弗信余墜弱喪思拔淪溺
仰尋玄旨研求神要悟夫理精於形神妙於
理寄像傳心粗舉其證庶鑒諸將悟遂有功
於滯惑焉夫形神混會雖與生俱存至於塵

妙分源則有無區異何以言之夫形也五臟六腑四肢七竅相與爲一故所以爲生當其受生則五常殊授是以肢體偏病耳目互缺無奪其爲生一形之內其猶如茲况神體靈照妙統衆形形與氣息俱運神與妙覺同流雖動靜相資而精蘊異源豈非各有其本相因爲用者耶近取諸身即明其理庶可悟矣一體所資肌骨則痛癢所知爪髮則知之所絕其何故哉豈非肌骨所以爲生爪髮非生之本也生在本則知存生在末則知滅一形之用猶以本末爲興廢况神爲生本其源至妙豈得與七尺同枯戶牖俱盡者哉推此理也則神之不滅居可知矣

客難曰子之辯神形盡矣即取一形之內知與不知精矣然形神雖蘊妙異源俱以有爲

分夫所以爲有則生爲其本既孰有本已盡而資乎本者獨得存乎出生之表則廓然冥盡既冥盡矣非但無所立言亦無所立其識矣識不立則神將安寄既無所寄安得不滅乎

答曰子之難辯則辯矣未本諸心故有若斯之難乎夫萬化皆有也榮枯盛衰死生代乎一形盡一形生此有生之始終也至於水火則彌貫羣生贍而不匱豈非火體因物水理虛順生不自生而爲衆生所資因即爲功故物莫能竭乎同在生域其妙如此况神理獨絕器所不隣而限以生表冥盡神無所寄哉因斯而談太極爲兩儀之母兩儀爲萬物之本彼太極者渾元之氣而已猶能總此化根不變其一矧神明靈極有無兼盡者耶其爲

不滅可以悟乎

難曰子推神照於形表指太極於物先誠有其義然理貴厭心然後談可究也夫神形未嘗一時相違相違則無神矣草木之無神無識故也此形盡矣神將安附而謂之不滅哉苟能不滅則自乖其靈不資形矣既不資形何理與形爲生終不相違不能相違則生本是同斷可知矣

答曰有斯難也形神有源請爲子循本而釋之夫火因薪則有火無薪則無火薪雖所以生火而非火之本火本自在因薪爲用耳若待薪然後有火則燧人之前其無火理乎火本至陽陽爲火極故薪是火所寄非其本也神形相資亦猶此矣相資相因生塗所由耳安在有形則神存無形則神盡其本惚恍不

可言矣請爲吾子廣其類以明之當薪之在水則火盡出水則火生一薪未改而火前期神不賴形又如茲矣神不待形可以悟乎難曰神不待形未可頓辯就如子言苟不待形則資形之與獨照其理常一雖曰相資而本不相關佛理所明而必陶鑄此神以濟彼形何哉

答曰子之問有心矣此悠悠之所惑而未暨其本者也神雖不待形然彼形必生必生之形此神必宅必宅必生則照感爲一自然相濟自然相濟則理極於陶鑄陶鑄則功存功存則道行如四時之於萬物豈有心於相濟哉理之所順自然之所至耳難曰形神雖異自然相濟則敬聞矣子既譬神之於形如火之在薪薪無意於有火火無

情於寄薪故能合用無窮自與化未非此薪之火移於彼薪然後爲火而佛理以此形既盡更宅彼形形神去來由於罪福請問此形爲罪爲是形耶爲是神耶若形也則大治之一物耳若神也則神不自濟繫於異形則子形神不相資之論於此而躓矣

答曰宜有斯問然後理可盡也所謂形神不相資明其異本耳既以爲生生之內各周其用苟用斯生以成罪福神豈自妙其照不爲此形之用耶若其然也則有意於賢愚非忘照而玄會順理玄會順理盡形化神宅此形子不疑於其始彼此一理而性於其終耶難曰神即形爲照形因神爲用斯則然矣悟既由神惑亦在神神隨此形故有賢愚賢愚非神而神爲形用三世周迴萬劫無筭賢愚

靡始而功顯中路無始之理玄而中路之功未孰有在未之功而拔無始之初者耶若有嘉通則請從後塵

答曰子責其始有是言矣夫理無始終玄極無涯既生既化罪福往復自然所生耳所謂聰明誠由耳目耳目之本非聰明也所謂賢愚誠應有始既爲賢愚無始可知矣夫有物也則不能管物唯無物然後能爲物所歸若有始也則不能爲終唯無始也然後終始無窮此自是理所必然不可徵事之有始而責神同於事神道玄遠至理無言髣髴其宗相與爲悟而自未徵本動失其統所以守此一觀庶階其峯若肆辯競辭余知其息矣洪範說生之本與佛同矣至乎佛之所演則多河漢此溺於日用耳商臣極逆後嗣隆業顏冉

德行早天無聞周孔之教自為方內推此理也其可知矣請廣其證以究其詳夫稟靈乘和體極淳粹堯生丹朱頑凶無章不識仁義瞽叟誕舜原生則非所育求理應傳美其事若茲而謂佛理為迂可不悟哉

桓君山新論形神

臣澄以為君山未聞釋氏火之譬後之言者乃闕與之會故有取焉爾

余嘗過故陳令同郡

杜房見其讀老子書言老子用恬惓養性致

壽數百歲今行其道寧能延年却老乎余應

之曰雖同形名而質性才幹乃各異度有強

弱堅脆之姿焉愛養適用之直差愈耳譬猶

衣履器物愛之則完全乃久余見其旁有麻

燭而地垂一尺所則因以喻事言精神居形

體猶火之然燭矣如善扶持隨火而側之可

毋滅而竟燭燭無火亦不能獨行於虛空又

不能後然其地地猶人之耆老齒墮髮白肌肉枯腊而精神弗為之能潤澤內外周遍則氣索而死如火燭之俱盡矣人之遭邪傷病而不遇供養良醫者或強死死則肌肉筋骨常若火之傾刺風而不獲救護亦道滅則膚

餘幹長焉余嘗夜坐飲內中然麻燭燭半壓

欲滅即自曰勅視見其皮有剝斂乃扶持轉

側火遂度而復則維人身或有虧剝劇能養

慎善持亦可以得度又人莫能識其始生時

則老亦死不當自知夫古昔平和之世人民

蒙美感而生皆堅強老壽咸百年左右乃死

死時忽如卧出者猶果物穀實又老則自墮

落矣後世遭衰薄惡氣娶嫁又不時勤苦過

度是以身生子皆俱傷而筋骨血氣不充強

故多凶短折中年夭卒其遇病或疾痛惻怛

然後中絕故咨嗟憎惡以死爲大故昔齊景公美其國嘉其樂云使古而無死何若晏子曰上帝以人之歿爲善仁者息焉不仁者如焉今不思勉廣日學自通以趨立身揚名如但貪利長生多求延壽益年則惑之不解者也或難曰以燭火喻形神恐似而非焉今人之肌膚時剝傷而自愈者血氣通行也彼蒸燭缺傷雖有火居之不能復全是以神氣而生長如火燭不能自補完蓋其所以爲異也而何欲同之應曰火則從一端起而人神氣則於體當從內稍出合於外若由外媵達於內固未必由端往也譬猶炭火之黧赤如水過渡之亦小滅然後復生焉此與人血氣生長肌肉等顧其終極或爲灸或爲炮耳曷爲不可以喻哉余後與劉伯師夜黧脂火坐語燈

中脂索而炷燋禿將滅息則以示曉伯師言人衰老亦如彼禿燈矣又爲言前黧麻燭事伯師曰燈燭盡當益其脂易其燭人老衰亦如彼自覺續余應曰人既稟形體而立猶彼持燈一燭及其盡極安能自盡易盡易之乃在人人之覺黨亦在天天或能爲他其肌骨血氣充強則形神枝而久生惡則絕傷猶人之隨脂燭多少長短爲遲速矣欲燈燭自盡易以不能但促斂旁脂以染漬其頭轉側蒸幹使火得安居則皆復明焉及本盡者亦無以難今人之養性兵一或能使墮齒復生白髮更黑肌顏光澤如彼促脂轉燭者至壽極亦獨死耳明者知其難求故不以自勞愚者欺或而冀獲盡脂易燭之力故汲汲不息又草木五穀以陰陽氣生於土及其長大成實實復

入土而後能生猶人與禽獸昆蟲皆以雄雌交接相生之有長長之有老老之有死若四時之代謝矣而欲變易其性求爲異道惑之不解者也

遠法師沙門不敬王者論

晉成康之世車騎將軍庾冰疑諸沙門抗禮

萬乘所明理何驃騎有答二家論各在本集至元興

中太尉桓公亦同此義謂庾言之未盡與八

座書云佛之爲化雖誕以茫浩推乎視聽之

外以敬爲本此出處不異蓋所期者殊非敬

恭宜廢也老子同王侯於三大原其所重皆

在於資生通運豈獨以聖人在位而比稱二

儀哉將以天地之大德曰生通生理物存乎

王者故尊其神器而禮寔惟隆豈是虛相崇

重義存弘御而已沙門之所以生生資國存

亦日用於理命豈有受其德而遺其禮沾其惠而廢其敬哉于時朝士名賢答者甚衆雖言未悟時並互有其美徒咸盡所懷而理蘊于情遂令無上道服毀於塵俗亮到之心屈乎人事悲夫斯乃交喪之所由千載之否運

深懼大法之將淪感前事之不忘故著論五

篇究敘微意豈曰淵壑之待晨露蓋是伸其

罔極亦庶後之君子崇敬佛教者式詳覽焉

沙門不敬王者論在家第一

原夫佛教所明大要以出家爲異出家之人

凡有四科其弘教通物則功侔帝王兵化兼治

道至於感俗悟時亦無世不有但所遇有行

藏故以廢興爲隱顯耳其中可得論者請略

而言之在家奉法則是順化之民情未變俗

迹同方內故有天屬之愛奉主之禮禮敬有

本遂因之而成教本其所因則功由在昔是故因親以教愛使民知其有自然之恩因嚴以教敬使民知其有自然之重二者之來實由冥應應不在今則宜尋其本故以罪對爲刑罰使懼而後慎以天堂爲爵賞使悅而後動此皆即其影響之報而明於教以因順爲通而不革其自然也何者夫厚身存生以有封爲滯累根深固存我未忘方將以情欲爲苑囿聲色爲遊觀耽湎世樂不能自勉而特出是故教之所檢以此爲涯而不明其外耳其外未明則大同於順化故不可受其德而遺其禮沾其惠而廢其敬是故悅釋迦之風者輒先奉親而敬君變俗投簪者必待命而順動若君親有疑則退求其志以俟同悟斯乃佛教之所以重資生助王化於治道者也

論者立言之旨貌有所同故位夫內外之分以明在三之志略叙經意宣寄所懷

沙門不敬王者論出家第二

出家則是方外之賓迹絕於物其爲教也達患累緣於有身不存身以息患知生生由於稟化不順化以求宗求宗不由於順化則不重運通之資息患不由於存身則不貴厚生之益此理之與形乖道之與俗反者也若斯人者自誓始於落簪立志形乎變服是故凡在出家皆遯世以求其志變俗以達其道變俗則服章不得與世典同禮遯世則宜高尚其跡夫然者故能拯溺俗於沉流拔幽根於重劫遠通三乘之津廣開天人之路如今一夫全德則道洽六親澤流天下雖不處王侯之位亦已協契皇極在宥生民矣是故內乖

天屬之重而不違其孝外關奉主之恭而不失其敬從此而觀故知超化表以尋宗則理深而義篤昭泰息以語仁則功末而惠淺若然者雖將面冥山而旋步猶或耻聞其風豈況與夫順化之民尸祿之賢同其孝敬者哉沙門不敬王者論求宗不順化第三

問曰尋夫老氏之意天地以得一爲大王侯以體順爲尊得一故爲萬化之本體順故有運通之功然則明宗必存乎體極體極必由於順化是故先賢以爲美談衆論所不能異異夫衆論者則義無所取而云不順化何耶答曰凡在有方同稟生於大化雖羣品萬殊精麤異貫統極而言唯有靈與無靈耳有靈則有情於化無靈則無情於化無情於化化畢而生盡生不由情故形朽而化滅有情於

化感物而動動必以情故其生不絕其生不絕則其化彌廣而形彌積情彌滯而累彌深其爲患也焉可勝言哉是故經稱泥洹不變以化盡爲宅三界流動以罪苦爲場化盡則因緣永息流動則受苦無窮何以明其然夫生以形爲桎梏而生由化有化以情感則神滯其本而智昏其照介然有封則所存唯已所涉唯動於是靈變失御生塗日開方隨貪愛於長流豈一受而已哉是故反本求宗者不以生累其神超落塵封者不以情累其生不以情累其生則生可滅不以生累其神則神可冥冥神絕境故謂之泥洹泥洹之名豈虛稱也哉請推而實之天地雖以生生爲大而未能令生者不死王侯雖以存存爲功而未能令存者無患是故前論云達患累緣於

有身不存身以息患知生生由於稟化不順化以求宗義存於此義存於此斯沙門之所以抗禮萬乘高尚其事不爵王侯而沾其惠者也

沙門不敬王者論體極不兼應第四

卷

十三

問曰歷觀前史上皇已來在位居宗者未始異其原本本不可二是故百代同典咸一其統所謂唯天爲大唯堯則之如此則非智有所不照自無外可照非理有所不盡自無理可盡以此而推視聽之外廓無所寄理無所寄則宗極可明今諸沙門不悟文表之意而惑教表之文其爲謬也固已甚矣若復顯然有驗此乃希世之聞

答曰夫幽宗曠邈神道精微可以理尋難以事詰既沙手教則以因時爲檢雖應世之見

優劣萬差至於曲成在用感即民心而通其分分至則止其智之所不知而不關其外者也若然則非體極者之所不兼兼之者不可並御耳是以古之語大道者五變而形名可舉九變而賞罰可言此但方內之階差而猶不可頓設況其外者乎請復推而廣之以遠其旨六合之外存而不論者非不可論論之或乖六合之內論而不辯者非不可辯辯之或疑春秋經世先王之志辯而不議者非不可議議之者或亂此三者皆即其身耳目之所不至以爲關鍵而不關視聽之外者也因此而求聖人之意則內外之道可合而明矣常以爲道法之與名教如來之與堯孔發致雖殊潛相影響出處誠異終期則同詳而辯之指歸可見理或有先合而後乖有先乖而

後合先合而後乖者諸佛如來則其人也先
乖而後合者歷代君王未體極之主斯其流
也何以明之經云佛有自然神妙之法化物
以權廣隨所入或為靈仙轉輪聖帝或為卿
相國師道士若此之倫在所變現諸王君子

共一

十四

莫知為誰此所謂合而後乖者也或有始創
大業而功化未就迹有參差故所受不同或
期功於身後或顯應於當年聖王則之而成
教者亦不可稱算雖抑引無方必歸塗有會
此所謂乖而後合者也若令乖而後合則擬
步通塗者必不自崖於一揆若令先合而後
乖則釋迦之與堯孔發致不殊斷可知矣是
故自乖而求其合則知理會之必同自合而
求其乖則悟體極之多方但見形者之所不
兼故惑眾塗而駭其異耳因茲而觀天地之

道功盡於運化帝王之德理極於順通若以
對夫獨絕之教不變之宗固不得同年而語
其優劣亦已明矣

沙門不敬王者論形盡神不滅第五

問曰論旨以化盡為至極故造極者必違化
而求宗求宗不由於順化是以引歷代君王
使同之佛教令體極之至以權居統此雅論
之所託自必於大通者也求之實當理則不
然何者夫稟氣極於一生生盡則消液而同
無神雖妙物故是陰陽之所化耳既化而為
生又化而為死既聚而為始又散而為終因
此而推固知神形俱化原無異統精麤一氣
始終同宅宅全則氣聚而有靈宅毀則氣散
而照滅散則反所受於天本滅則復歸於無
物反覆終窮皆自然之數耳孰為之哉若令

共一

十五

本異則異氣數合則同化亦為神之處形猶火之在木其生必存其毀必滅形離則神散而罔寄木朽則火寂而靡託理之然矣假使同異之分昧而難明有無之說必存乎聚散聚散氣變之總名萬化之生滅故莊子曰人之生氣之聚聚則為生散則為死若死生為彼徒苦吾又何患古之善言道者必有以得之若果然耶至理極於一生生盡不化義可尋也

答曰夫神者何耶精極而為靈者也精極則非卦象之所圖故聖人以妙物而為言雖有上智猶不能定其體狀窮其幽致而談者以常識生疑多同自亂其為誣也亦已深矣將欲言之是乃言夫不可言今於不可言之中復相與而依係神也者圖應無生妙盡無名

感物而動假數而行感物而非物故物化而不滅假數而非數故數盡而不窮有情則可以物感有識則可以數求數有精麤故其性各異智有明闇故其照不同推此而論則知化以情感神以化傳情為化之母神為情之根情有會物之道神有冥移之功但悟徹者反本感理者逐物耳古之論道者亦未有所同請引而明之莊子發玄音於大宗曰大塊勞我以生息我以死又以生為人羈死為反真此所謂知生為大患以無生為反本者也

兵一

十

文子稱黃帝之言曰形有靡而神不化以不化乘化其變無窮莊子亦云特犯人之形而猶喜若人之形萬化而未始有極此所謂知生不盡於一化方逐物而不反者也二子之論雖未究其實亦嘗傍宗而有聞焉論者不

尋無方生死之說而或聚散於一化不思神道有妙物之靈而謂精麤同盡不亦悲乎火木之喻原自聖典失其流統故幽興莫尋微言遂淪於常教今談者資之以成疑向使時無悟宗之匠則不知有先覺之明冥傳之功沒世靡聞何者夫情數相感其化無端因緣密構潛相傳寫自非達觀孰識其變自非達觀孰識其會請爲論者驗之以實火之傳於薪猶神之傳於形火之傳異薪猶神之傳異形前薪非後薪則指窮後術妙前形非後形則悟情數之感深惑者見形朽於一生便以謂神情俱喪猶觀火窮於一木謂終期都盡耳此由從養生之談非遠尋其類者也就如來論假令神形俱化始自天本愚智資生同稟所受問所受者爲受之於形耶爲受之

於神耶若受之於形凡在有形皆化而爲神矣若受之於神是以神傳神則丹朱與帝堯齊聖重華與瞽瞍等靈其可然乎其可然乎如其不可固知冥緣之構著於在昔明闇之分定於形初雖靈均善運猶不能變性之自然況降茲已還乎驗之以理則微言而有微効之以事可無惑於大道論成後有退居之賓步朗月而宵遊相與共集法堂因而問曰敬尋雅論大歸可見殆無所間一日試重研究蓋所未盡亦少許處耳意以爲沙門德式是變俗之殊制道家之名器施於君親固宜略於形敬今所疑者謂甫創難就之業遠期化表之功潛澤無現法之効來報玄而未應乃今王公獻供信士屈體得無坐受其德陷乎卑計之累虛沾其惠貽

夫素餐之譏耶主人良久乃應曰請爲諸賢
近取其類有人於此奉宣時命遠通殊方九
譯之俗問王者以當資以糗糧錫以輦服不
答曰然主人曰類可尋矣夫稱沙門者何耶
謂其發蒙俗之幽昏啓化表之玄路方將以
兼忘之道與天下同往使希高者挹其遺風
漱流者味其餘津若然雖大業未就觀其超
步之跡所悟固已弘矣然則運通之功資存
之益尚未酬其始誓之心況答三業之勞乎
又斯人者形雖有待情無近寄視夫四事之
供若蟻蚊之過乎其前者耳濡沫之惠復焉
足語哉衆實於是始悟冥塗以開轍爲功息
心以淨畢爲道乃欣然怡襟詠言而退

晉元興三年歲次闕逢于時天子蒙塵人
百其憂凡我同志僉懷綴旒之歎故因述

六

十八

斯論焉

遠法師沙門袒服論

或問曰沙門袒服出自佛教是禮與答曰然
問曰三代殊制其禮不同質文之變備於前
典而佛教出乎其外論者咸有疑焉若有深
致幸誨其未聞

答曰玄古之民太朴未虧其禮不文三王應
世故與時而變因茲以觀論者之所執方內
之格言耳何以知其然中國之所無或得之
於異俗其民不移故其道未亡是以天竺國
法盡敬於所尊表誠於神明率皆袒服所謂
去飾之基者也雖記籍未流茲土其始似有
聞焉佛出於世因而爲教明所行不左故應
右袒何者將辯貴賤必存乎位位以進德則
尚賢之心生是故沙門越名分以背時不退

已而求先又人之所能皆在於右若動不以
順則觸事生累過而能復雖中賢猶未得況
有下於此者乎請試言之夫形以左右成體
理以邪正爲用二者之來各乘其本滯根不
拔則事求愈應而形理相資其道微明世習
未移應微難辨袒服既彰則形隨事感理悟
其心以御順之氣表誠之體而邪正兩行非
其本也是故世尊以袒服篤其誠而閑其邪
使名實有當敬慢不雜然後開出要之路導
真性於久迷今淹世之賢不自絕於無分希
進之流不惑塗而旋步於是服膺聖門者咸
履正思順異跡同軌緬素風而懷古背華俗
以洗心尋本達變即近悟遠形服相愧理深
其感如此則情化專向修之弗倦動必以順
不覺形之自恭斯乃如來勸誘之外因斂麤

之妙跡而衆談未喻或欲革之及古之道何
其深哉
何鎮南難
見答問袒服指訓兼弘標末文於玄古資形
理於近用使敬慢殊流誠服俱盡殆無間然
至於所以明順猶有未同何者儀形之設蓋
在時而用是以事有內外乃可以淺深應之
李釋之與周孔漸世之與遺俗在於因循不
同必無逆順之殊明矣故老明兵凶處右禮
以喪制不左且四等窮奉親之至三驅顯王
跡之仁在後而要其旨可見寧可寄至順於
凶事表吉誠於喪容哉鄭伯所以肉袒亦猶
許男與觀皆自以所乘者逆必受不測之罰
以斯而證順將何在故率所懷想更詳盡令
內外有歸

遠法師答

敬尋問旨蓋是開其遠塗照所未盡今精麤並順内外有歸三復斯誨所悟良多常以爲道訓之與名教釋迦之與周孔發致雖殊而潛相影響出處誠異終期則同但妙跡隱於常用指歸昧而難尋遂令至言隔於世典談士發殊塗之論何以知其然聖人因弋釣以去其甚順四時以簡其煩三驅之禮失前禽而弗吝網罟之設必待化而方用上極行葦之仁内匹釋迦之慈使天下齊已物我同觀則是合抱之一毫豈直有間於優劣而非相與者哉然自跡而尋猶大同於兼愛遠求其實則階差有分分外之所通未可勝言故漸茲以進德令事顯於君親從此而觀則内外之教可知聖人之情可見但歸塗未啓故物

莫之識若許其如此則袒服之義理不容疑來告記謂宜更詳盡故復究敘本懷原夫形之化也陰陽陶鑄受左右之體昏明代運有死生之說人情咸悅生而懼死好進而惡退是故先王既順民性撫其自然令吉凶殊制左右異位由是吉事尚左進爵以厚其生凶事尚右哀容以毀其性斯皆本其所受因順以通教感於事變懷其先德者也世之所貴者不過生存生存而屈伸進退道盡於此淺深之應於是乎在沙門則不然後身退已而不謙卑時來非我而不辭辱卑以自牧謂之謙居衆人之所惡謂之順謙順不失其本則日損之功易積出要之路可遊是故遁世遺榮反俗而動動而反俗者與夫方内之賢雖貌同而實異何以明之凡在出家者達惠累

緣於有身不存身以息患知生生由於稟化不順化以求宗推此而言固知發軔歸塗者不以生累其神超落世務者不以情累其生不以情累其生則生可絕不以生累其神則神可冥然則向之所謂吉凶成禮奉親事君者蓋是一域之言耳未始出於有封有封未出則是翫其文而未達其變若然方將滯名教以徇生乘萬化而背宗自至順而觀得不得曰逆乎漸世之與遺俗指存於此

遠法師答桓玄明報應論

問曰佛經以殺生罪重地獄斯罰冥科幽司應若影響余有疑焉何者夫四大之體即地水火風耳結而成身以爲神宅寄生栖照津暢明識雖託之以存而其理天絕豈唯精麤之間固亦無受傷之地滅之既無害於神亦

由滅天地間水火耳又問萬物之心愛欲森繁但私我有已情慮之深者耳若因情致報乘感生應則自然之迹順何所寄哉

答曰意謂此二條始是來問之關鍵立言之津要津要既明則羣疑同釋始涉之流或因茲以悟可謂朗滯情於常識之表發奇唱於未聞然佛教深玄微言難辯苟未統夫指歸亦焉能暢其幽致當爲依傍大宗試敘所懷推夫四大之性以明受形之本則假於異物託爲同體生若遺塵起滅一化此則慧觀之所入智忍之所遊也於是乘去來之自運雖聚散而非我寓羣形於大夢實處有而同無豈復有封於所受有係於所戀哉若斯理自得於心而外物未悟則悲獨善之無功感先覺而興懷於是思弘道以明訓故仁恕之德

兵一

三十二

存焉若彼我同得心無兩對遊刃則泯一玄
觀交兵則莫逆相遇傷之豈唯無害於神固
亦無生可殺此則文殊案劍迹逆而道順雖
復終日揮戈措刃無地矣若然者方將託鼓
舞以盡神運干鍼而成化雖功被猶無賞何
罪罰之有耶若反此而尋其源則報應可得
而明推事而求其宗則罪罰可得而論矣嘗
試言之夫因緣之所感變化之所生豈不由
其道哉無明爲惑網之淵貪愛爲衆累之府
二理俱遊冥爲神用吉凶悔吝唯此之動無
明掩其照故情想凝滯於外物貪愛流其性
故四大結而成形形結則彼我有封情滯則
善惡有主有封於彼我則私其身而身不忘
有主於善惡則戀其生而生不絕於是甘寢
大夢昏於同迷抱疑長夜所存唯著是故夫

得相推禍福相襲惡積而天殃自至罪成則
地獄斯罰此乃必然之數無所容疑矣何者
會之有本則理自冥對兆之雖微勢極則發
是故心以善惡爲形聲報以罪福爲影響本
以情感而應自來豈有幽司由御失其道也
然則罪福之應唯其所感感之而然故謂之
自然自然者即我之影響耳於夫主宰復何
功哉
請尋來問之要而驗之於實難旨全許地水
火風結而成身以爲神宅此即宅有主矣問
主之居宅有情耶無情耶若云無情則四大
之結非主宅之所感若以感不由主故處不
以情則神之居宅無情無痛痒之知神既無
知宅又無痛痒以接物則是伐卉剪林之喻
無明於義若果有情四大之結是主之所感

也若以感由於主故處必以情則神之居宅不得無痛痒之知神既有知宅又受痛痒以接物固不得同天地間水火風明矣因茲以談夫神形雖殊相與而化內外誠異渾為一體自非達觀孰得其際耶苟未之得則愈人愈迷耳凡稟形受命莫不盡然也受之既然各以私戀為滯滯根不拔則生理彌固愛源不除則保之亦深設一理逆情使方寸迷亂而況舉體都亡乎是故同逆相乘共生離隙禍心未冥則構怨不息縱復悅畢受惱情無遺憾形聲既著則影響自彰理無先期數合使然也雖欲逃之其可得乎此則因情致報乘感生應但立言之旨本異故其會不同耳問曰若以物情重生不可致喪則生情之由私戀之惑耳宜明以達觀曉以大方豈得就

兵一

于四

其迷滯以為報應之對哉

答曰夫事起必由於心報應必由於事是故自報以觀事而事可變舉事以責心而心可反推此而言則知聖人因其迷滯以明報應之對不就其迷滯以為報應之對也何者人之難悟其日固久是以佛教本其所由而訓必有漸知久習不可頓廢故先示之以罪福罪福不可都忘故使權其輕重輕重權於罪福則驗善惡以宅心善惡滯於私戀則推我以通物二理兼弘情無所係故能尊賢容衆恕已施安遠尋影響之報以釋往復之迷迷情既釋然後大方之言可曉保生之累可絕夫生累者雖中賢猶未得豈常智之所達哉遠法師三報論因俗人疑善惡無現驗作經說業有三報一曰現報二曰生報三曰後

報現報者善惡始於此身即此身受生報者
來生便受後報者或經二生三生百生千生
然後乃受受之無主必由於心心無定司感
事而應應有遲速故報有先後先後雖異咸
隨所遇而爲對對有強弱故輕重不同斯乃

兵一

二十五

自然之賞罰三報之大略也非夫通才達識
入要之明罕得其門降茲以還或有始涉大
方以先悟爲著龜博綜內籍反三隅於未聞
師友仁匠習以移性者差可得而言請試論
之夫善惡之興由其有漸漸以之極則有九
品之論凡在九品非其現報之所攝然則現
報絕夫常類可知類非九品則非三報之所
攝何者若利害交於目前而頓相傾奪神機
自運不待慮而發發不待慮則報不旋踵而
應此現報之一隅絕夫九品者也又三業殊

體自同有定報定則時來必受非祈禱之所
移智力之所免也將推而極之則義深數廣
不可詳究故略而言之相叅懷佛教者以有
得之世或有積善而殃集或有凶邪而致慶
此皆現業未就而前行始應故曰禎祥遇禍
妖孽見福疑似之嫌於是乎在何以謂之然
或有欲匡主救時道濟生民擬步高跡志在
立功而大業中傾天殃頓集或有棲遲衡門
無悶於世以安步爲輿優游卒歲而時來無
妄運非所遇世道交淪于其閑習或有名冠
四科道在入室全愛體仁慕上善以進德若
斯人也含冲和而納疾履信順而天年此皆
立功立德之外變疑嫌之所以生也大義既
明宜尋其對對各有本待感而發逆順雖殊
其揆一耳何者倚伏之契定於在昔冥符告

命潛相迴換故令禍福之氣交謝於六府善惡之報舛互而兩行是使事應之際愚智同惑謂積善之無慶積惡之無殃感神明而悲所遇慨天殃之於善人咸謂名教之書無宗於上遂使大道翳於小成以正言為善誘應

六一

六六

心求實必至理之無此原其所由由世典以一生為限不明其外其外未明故尋理者自畢於視聽之內此先王即民心而通其分以耳目為關鍵者也如今合內外之道以求弘教之情則知理會之必同不惑眾塗而駭其異若能覽三報以觀窮通之分則尼父之不答仲由顏冉對聖匠而如愚皆可知矣亦有緣起而緣生法雖預入諦之明而遺愛未忘猶以三報為華苑或躍而未離于淵者也推此以觀則知有方外之賓服膺妙法洗心玄

門一詣之感起登上位如斯倫匹宿殃雖積功不在治理自安消非三報之所及因茲而言佛經所以越名教絕九流者豈不以踈神達要陶鑄靈府窮源盡化鏡萬象於無象者也

弘明集卷第五

音釋

地徐也切腊音韋鈇許乞切腠千候切黻音

燒居月切續作管切闕於葛切觀初

謂之櫛

具一

二十七